

MG
I22
88

庫 文 華 中

集 一 第 育 教 眾 民

事 故

冊 三 第

編 攸 伯 呂



行 印 局 書 華 中

故事 第三冊

誤會的恐怖

商人柯學海，他在省城裏開了一家店舖；但是，每年必定要出門一次，到鄉村裏去收買些土產；這已經成爲一個老規矩了。

有一次，他預備到鄰省的一個鄉村裏去，剛走到一個小鎮上，天色便黑下來了，他想找個旅館來就攔一夜，可是，找遍了這個小小的鎮上，甚至連「旅館」的名稱，也沒有人知道。

最後，他向一家人家去請求：可不可以讓他寄宿一宵？

那家人家的主人，是在鎮上開肉店的，雖然家境還算殷實，可是，他家裏的屋子，並不寬大，除了他們一家人的臥室以外，實在沒有甚麼閒空的房間了。那家主人，便把這個意思告訴了



(南)



3 1762 0666 6

MG
I246.8
册
88

第 三 册

故
他。

柯學海說：「即使沒有空房間和空床舖，請把那間會客室暫時借給我，讓我排幾張椅子，胡亂地過一夜就行了！」

那家主人，深深地感到出門人的可憐，當時就答應了他的請求。正想招待他進來的時候，忽然想起，後園裏有一間給夥計王福睡的小屋子，實在要比這間會客室寬敞得多。今夜，不妨叫王福暫時睡到別處去，把這間屋子讓出來，給這過路人安息一宵。於是，他就轉變了念頭，把這個意思告訴了柯學海。

正在沒處安息的柯學海，聽到他這個好意的計劃，當然感激萬分地接受了。那家主人，便領導他進了那間小屋子，並且把他的幾件簡單的行李，也搬了進去。

由於疲勞過度的緣故，一會兒，柯學海就呼呼地睡熟了。

大約睡到半夜裏，他在朦朧中，忽然被一種聲音驚醒了，仔細聽去，原來是一陣重重的脚步聲，從前面走廊裏傳遞了過來。一霎時，脚步聲愈來愈大了，終於逼近到柯學海睡着的那間小屋子。他心裏正在害怕，不料，嘎的一聲，房門開了，一個瘦長的男子，順勢挨身走了進來。柯學海故意眼睛半開半閉的，偷偷地瞧着。只見那個男子，面貌非常猙獰，在他捲起袖口的兩隻手裏，一隻拿了一盞油燈，一隻却執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子。

柯學海想：「這一定是舊小說上所描寫的那種黑店了；到了這樣的緊急關頭，還有甚麼方法好想呢？」他正想喊起「救命」來，可是，還沒有發出聲音，那個男子已經走近他的床前，一邊用手推推柯學海，一邊又提起那把刀子，在他自己的額子上試了幾下。幸虧，他沒的繼續幹出更可怕的事來；只是把那盞油燈向

桌子上擱一攔，便自管自地回出了這間小屋子。——柯學海這才透過一口氣來。

柯學海不相信眼前的事，是真實的，他以為自己是做了一個夢；可是，桌子上的那盞油燈，不是清清楚楚地還擱在那裏？因此，他重行又覺得害怕起來了；連忙披衣跳下了床，把那扇門，用門門住，並且移開那張臥床，把那扇房門頂住了。他這樣安排妥當，才安心地又睡下了。

到底，他現在是變成了一個有心事的人了；無論他怎樣在床上翻來覆去，總是沒法睡熟了。

約莫過了一小時光景，起先那種腳步聲，又從前面廊下傳遞了過來，過了不久，外面又發生了一陣猛力的撞門聲。由於那個人的力氣太大了，竟把門門撞斷，連同那張臥床，很容易地都被

推開了。那個可怕的瘦長男子，第二次便又走進了這間小房間。

柯學海不敢發聲，他不住地顫動全身，四肢乏力地躺在床上。那知，那個可怕的傢伙，偏偏又走到他的床前，用力地推動他的身體，並且做了好幾個手勢，依舊把那把刀子在自己頸子上試着。

柯學海再偷着他的刀子，剛才是很光亮乾淨的，現在却染上了鮮紅的血跡，因此更加增加了柯學海恐怖，一霎時，他就嚇得昏了過去。

等到柯學海甦醒過來，幸虧，那個瘦長的男子已經走開了。他連忙穿起衣服，走出房門，向後園裏仔細地望了一會，可是，那裏只有一片黑沉沉的，甚麼也瞧不到一些。他便大聲地喊起來道：『大家起來啊！這屋子裏發生了暗殺案件了！』

那家主人，聽到了這個警報，以為自己家裏，出了甚麼重大的亂子，連忙下床來，連鞋子也來不及穿，一逕趕到後園裏，找着了柯學海。他一看見這個寄宿的客人，臉色灰白，顫抖不止，也十分地吃驚，連忙問他遇到了甚麼事。

柯學海把自己所看到的，完全告訴了他，堅決地說道：「這屋子裏，一定有人遇了害了！」

主人聽了他的話，更是吃驚，便把全個肉店裏的夥計，一起都喊了來，叫他們在屋裏屋外，仔細地搜查一番。結果，却連死老鼠也沒有找到一隻。

一會兒，天亮了，那個讓房間給柯學海的王福，因為這一夜睡在朋友家裏，這時候也回來了。他聽到了這件事，不覺哈哈地大笑道：「啊呀，怎麼竟害你受了一次虛驚？原來，我在每天半

夜裏，一定要起來殺豬的。那個瘦長的男子，是我臨時叫來的助手，大約他等候着，不見我起來，直到等得不能再等了，才從後門進來喊我。因為他是個啞子，不會說話，只會做手勢。並且，我預先沒有通知他，所以便把你當做是我了。』

原來那個啞子，和王福約好，預備在早晨四點鐘起來殺豬的，他進來喊了一次，不見王福起身。便自作主張地由他獨個兒把那隻豬殺了，然後帶了那把血刀，再進來想把王福喊醒。結果，依舊不能如願，他只得又回了出去。

因為柯學海一時誤會，便鬧出了這件滑稽的把戲來。

十八箱繡貨

抗日戰爭發生的前幾個月，杜鳴之預備到美國去經商。因為

他家裏的人口太多，食用費很大，防恐一時接濟不上，所以在動身以前，先去找着他的知己好朋友梁立凡，請他隨時照顧他的家庭。

梁立凡當然滿口答應，並且說道：「我和你交了二十年的朋友，感情也許勝過了親兄弟，這一點小事，請你不必放在心上，自有我會替你料理的！」

原來，杜鳴之家裏，除了他的太太以外，還有三個弟弟，都已娶了妻子；四個妹妹，還沒有出嫁；三個兒子，兩個女兒，四個姪兒，三個姪女，年紀都還很小。此外，還有男僕二人，女僕四人，婢女四人，都由老家人杜升管理。一家共有三十多口，全靠鳴之一個人賺錢養活他們。

這一家，不但在經濟方面，非常拮据，而且妯娌姑嫂之間，

也不很和睦，常常發生口角；幸虧鳴之太太待人和氣，隨時給他們調和，才勉強的維持下去。

鳴之這次出門，一方面既有賢惠的太太持家，一方面還有知己的朋友照顧，當然十分安心，所以到了美國，一心經商，倒也無牽無挂。

可是，鳴之的三個弟弟，一向吃慣用慣，現在看見大哥離開了家庭，更是一點沒有忌憚，每個月只盼望鳴之由外國匯錢回來。等到錢一到手，吃飽了飯，便在外面胡作胡爲。家裏的妯娌、姑嫂，沒有事做，起先是邀幾個小姊妹到家裏來打打小牌，漸漸地，便一同上酒樓，看電影，玩跳舞場，天天總要到三更半夜才回來，鳴之的太太，雖然有些看不過去，可是，她生性太忠厚了，有甚麼話也不敢向她們提一句。

不久，太平洋戰事爆發，中美的交通斷絕了。鳴之當然沒法匯錢回家。他們因為梁立凡曾經答應接濟，要錢用，便伸手去向他，好像曾經有存款放在他那裏一般。拿了錢，不夠他們化費，便又和立凡去鬧。立凡覺得這樣決不是長久之計，有一天，便向他們聲明：從此和杜家脫離了朋友關係，以後一切家務，概不顧問。三弟兄、三妯娌、四姊妹，沒有辦法，便拿出各人自己的東西來，叫老人家杜升去變賣。這樣維持了幾個月，衣服首飾都賣完了，便又改變了方針，各人親自出門去，向熟識的親友借貸。直到借無可借，各處的門都關閉了，於是，一家人便你怨我艾，互相吵鬧起來，每天總是哭的哭，罵的罵，鬧得不成樣子。

挨到第二年中秋節邊，天氣漸漸冷了，全家所有的衣服，却早已當光賣光，大家有一頓沒一頓的，實在沒法支持下去了。同

時，討債的倒天天坐滿了一堂，逼迫他們還出錢來。鳴之的太太沒法好想，只得親自到梁家去懇借一些，但是，梁立凡堅決的拒絕，他說：『我以前雖和鳴之兄十分說得來，可是，像你們這樣化費，別說我是一個小商人，沒法應付，就是該了金山銀山，也是化得完的，況且，我早已和你們脫離關係，以後請不必再來了！』

過了幾天，杜家連米也找不出一粒來，實在維持不下去了，於是，又硬着頭皮，派了老家人杜升去向梁立凡商借一些，當時，據杜升回家來說：『梁立凡不但不肯借錢，而且，說出了一大篇不好聽的話來。他說，這樣下去，等到你家主人回來，也許一家人都要活活地餓死了！』

全家聽了杜升的報告，每個人都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，只是

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流着眼淚，連小孩子們也都哭起來了。

老家人杜升，看到這種情景，乘勢向他們勸說道：『我知道，要靠別人，到底是靠不住的。今天，受到了姓梁的侮辱，我們也不必計較，只要知道他是一個無情無義的傢伙，以後再不必去懇求他。不過，我們家裏，這樣的下去，當然不是長久之計。依我的主意，從今以後，請各位少奶奶和小姐們，不要再出去玩，大家打起精神，每天替百貨公司裏做些繡貨，不論檯毯，枕頭套，被面，裝飾圖片，小孩子的衣裙……等，由我拿出去推銷。三位少爺呢，讓我去找找老主人往日的同事們，請他們代為謀點工作，至少總可以不必看人臉嘴，勉強把這一家維持下去了，不知道主人們以為怎樣？』

一家人到了這地步，自然也只有這條路可走了，因此，齊聲

答應，決計這樣做去。只是要做繡貨，先得置辦材料，現在從那裏去弄到這筆錢呢？大家商量了一回，便由老家人杜升出了一個主意，讓他先去和各店舖、各公司商量，先向他們預支一些工錢，以便購買材料。

第二天，杜升果然支到了一筆預付的工錢，便買了一批綢布和針線回來。多下來的錢，又去買了些柴米油鹽，使眼前的生活可以安定下來。

從此，四位少奶奶，四位小姐，四個女僕，四個婢女，每天一同做針線，一同刺繡。大家一早便起身，一直做到晚上，這樣和和睦睦，勤勤懇懇，從來也沒有停止過一天。不但每月可以靠她們的工錢，把一家開銷過去，而且歡喜玩的，不期然地也把玩的事情忘記了。

三弟兄經杜升的介紹，由父執薦在幾家小鋪子裏當夥計，每月所得的報酬，拿來貼補家用，更加覺得寬裕了。

直到勝利以後，杜鳴之從美國回來；看到家裏的人，雖然都是布衣淡飯，但是個個身體健康，精神飽滿，心裏非常安慰。過了一會，他就對他的太太和三個弟弟說道：「我出洋這許多年，因為戰爭關係，沒法把錢匯回來，可是，今天看到你們，生活得還算不錯，這大概都是梁立凡兄的幫助。過一會，我應該到他家裏去向他道謝！……」

他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三弟兄早已怒氣沖沖，把梁立凡對待他們的一切情形，原原本本他告訴了鳴之。這一來，真把杜鳴之氣壞了，他拍着桌子大罵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他難道還是一個人嗎？我一定要到他家裏去和他評理！」

幸虧，他的太太，比較和平，便做好做歹地把他勸了過來。

正在這時候，杜升突然拿了一張名片進來，對鳴之說道：

『梁先生來了！』鳴之一看名片，重又生起氣來，大聲地罵道：

『這個無情無義的東西，你去喊他進來，讓我來教訓他一番！』

一會兒，杜升帶了梁立凡進來，杜鳴之好像見了仇人一般，

更加聲勢汹汹地向他責問，並且立刻要和他絕交。可是，梁立凡

却依舊笑嘻嘻地道：『鳴之兄，現在，我不想和你解說了，因

爲，我的話，你一定不會相信。你如果要知道你出門以後的情

形，不妨問問你家的老家人杜升，他一定會詳細地告訴你的！』

杜升聽說，便走前一步，對鳴之說道：『主人，這件事，不

能怪梁先生，而且應該感謝他呢！』接着杜升便把鳴之離家以

後，家裏的人怎樣荒唐嬉浪費的情形，一一訴述了一遍，並且說：

『梁先生看到這種情形，深恐大家因爲錢來得太容易，大家不費一點力，漸漸地會走上墮落的道路，所以，和我商量了一下，故意用說話來引起大家的忿怒，大家才自動地各自去努力，從此早睡早起，終日勤勞，自然沒有閒功夫去荒嬉了，一家人也能和和睦睦的過活，本來快要離散的一個家庭，得以重振起來。至於那些做成的繡貨，全是梁先生拿出錢來買回去的，三位少爺的職業，也是梁先生暗中給他們介紹的。這不是梁先生的功勞嗎？主人怎麼還要錯怪他呢？』

杜鳴之聽了老家人這樣一番訴述，一時又感激，又慚愧，連忙向梁立凡跪了下去，答謝他幾年來的照顧。梁立凡一把把他拉起來，說道：『你我既是至交，你的家，也就是我的家，還說得上謝不謝嗎？』一面便叫杜升去吩咐，叫他的僕人，把剛才帶來的

十八隻箱子，一齊都搬進去，交還給杜鳴之。

原來這裏藏着的，就是這幾年來，杜家女眷們所做的繡貨。一家人對於梁立凡以前的作爲，這才明白過來，從此，兩家依舊來往，顯得格外的親熱。

反抗滿清的「弩王」

滿清的大軍，進了北京城，過不了多少時候，便分兵南下，漸漸地逼近江陰縣城了。江陰典史閻應元，決計要守住這座孤城，他便想製造一些軍器——那時候，主要的軍器，就是弓箭，所以，他要製造的，也就是弓箭。

住在江陰附近，青陽地方，有一個製造弓箭的名手，叫做黃明江，因爲他製的弓箭，比任何人都好，一般人便給他上了一個

徽號，稱他爲「弩王」。（註：弩是一種大弓）

閻典史既然要造弓箭，便派人到青陽去請弩王黃明江來商量。

那天傍晚時分，黃明江便帶着十幾個徒弟，和派去的人，一同到了江陰城裏。

閻典史取出一張一向存在庫房的小型弩來，遞給黃明江，問他道：「照這樣子的小弩，你看怎樣？」

黃明江拿起那張小弩來觀察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這種小弩，還是當初開國的時候，誠意伯劉伯溫創造出來的；因爲形狀很小，不費工料，可是用場很大，配上了五寸長的小箭，射到百步以外，可以百發百中！」

閻典史便叫人預備好了製弩的材料，當日就開工製造起來。

黃明江和他的徒弟們，一連製造了十多天，就造成了小弩一千張，小箭十萬枝。

他們的工作，十分緊張，做了日工，還要做夜工，到了疲倦到極點的時候，至多打二個盹就算了。

那時候，滿清兵已經到了江陰城下。守城的兵士們，使用這種小弩，接連不斷地射出去，滿清兵因此死傷了不少，再也不敢走近城牆邊來。有一次，有一個滿清兵，兩手捧着一扇板門，當做盾牌，擋着箭，向城邊走來，守城的兵士，對準了他，射出兩枝箭去，便將那個滿清兵的兩隻手，釘住在板門上，動彈不得。

接着，黃明江和他的徒弟們，又製造了一些較大的弩箭；弩長四尺，箭長一尺五寸，當然可以射得更遠些了。滿清兵人數雖然很多，一時竟沒法可以攻進城去。

可是，這個內外隔絕了的孤城，隨他軍器怎樣充足，到底糧食是越吃越少了；何況，滿清兵陸續又從南京、鎮江等處，運到了許多大礮，日日夜夜向城裏攻擊。

最後，江陰終於被打開了，那是八月二十一日的事。清兵一進城，便實行大屠殺，足足殺了三天三夜。把城中十多萬百姓，殺得只剩了五十三人。沒有被殺的，因為全躲在隱蔽的地方，所以才保全了性命。——黃明江，就是這五十三人中的一個。

直到滿清兵封刀以後，他才從躲藏的地方——馬明王廟神座下，悄悄地走了出來；騙過了守城門的滿清兵，才離開江陰城，打算回到他的老家青陽去。

那知，帶領滿清兵的貝勒博洛，他爲了滿清兵死在那種弓弩下的太多了，所以一進了江陰城，便多方打聽那些守城的重要人

物，和製造弓弩的工人。不久，他終於探聽到了黃明江這個人，而且知道他沒有死，已經被他混出了城。當時，博洛便懸賞五百兩銀子，要把他活活地捉住。不上幾天，黃明江便被人送到了博洛那裏。

真是出於意料以外的，博洛一見到黃明江，不但並不動怒，而且待他非常和氣，對他說道：『以前，你替闔典史造弓弩，殺死了我們許多弟兄，現在我都饒恕了你，不和你清算了。以後，你只要誠心誠意地幫我做事，隨你要升官發財，都很容易！』

黃明江心裏暗暗地想：『我雖然是個工人，可是，到底是大明的百姓，我倒要做你們這種韃子官？省省吧！』他不屑和博洛說話，只是搖着頭。博洛就叫人把他監禁起來。

幾天以後，博洛要回到北京去了，他預備把黃明江帶走，便

給他騎了一匹馬，並且派了兩個騎兵，一前一後的看管着他，跟着大隊一起走。

黃明江故意要和他們聯絡，一路上，常常談笑着；日子過得久了，他們對他便像好朋友一般，差不多要休息，要跑路，都聽他的吩咐。有一天，他們因爲在路上多休息了一會，便和大隊隔離得很遠，兩個騎兵要想追上去，黃明江便對他們說道：『要趕上去，必須抄近路；你們如果跟着我走，可以少走十里路！』兩個騎兵都很相信他，就跟着他，向一條小路走去。

走呀走的，走到了一條河邊上，河上只架着一條小木橋。黃明江又說道：『這條小木橋，要是我們三個人騎着馬一同過去，也許就會坍塌了。最好，我們還是分三次，一個一個地走過去罷！』

他們都同意了，於是，一個騎兵牽了馬，先過橋去。黃明江趁着另外一個騎兵不注意，便很敏捷地把他掛在腰間的一把刀，從鞘中抽了出來，順手向他背部直砍過去。那個騎兵受傷很重，呀的一聲喊，立刻滾倒在地上了。黃明江跳上了馬背，加了一鞭，急急地向一條岔路上逃走了。

過了河的那個騎兵，聽到一聲慘叫，連忙回過頭來，却看到了這件出於意料以外的事。他回過河來，打算去追趕，可是，終因不熟識那條岔路，趕了許多路，依舊連影子也找不着。

黃明江却又去集合同志，幹他那反抗滿清的工作了。

兩個模範勞工

一 泥水匠楊斯盛

楊斯盛，號叫錦春，江蘇省川沙縣人。

他小時候就死了父母，家裏非常窮苦，別說沒有機會上學，就是一日三餐，也是有一頓沒一頓的。地方上的人，覺得這孩子很可憐，便把他介紹給一個泥水匠，跟着他學些手藝。因為楊斯盛生來就很聰明，做事又勤謹，對人更是十分誠實，所以他的師父很看重他。

到了十三歲，他的手藝已經學成了。那時候，上海初開商埠，有許多房屋正要建造，因此，不論泥水匠，木匠……等建築工人，十分需要。楊斯盛的師父，覺得這個徒弟很有出息，便勸他到上海去找工作。

楊斯盛聽了師父的話，向親友借了十幾塊錢，帶了些簡單的行李，獨個兒就往上海去。

他在上海工作了幾年，就因爲他勤謹、誠實的緣故，人家都非常信任他，只要把一件工程交給他，就可以不必顧問，他一定會有滿意的成績做出來。

到了他二十多歲，他的聲望已經很大，不論甚麼大建築要興造，沒有不由他經手的。斯盛也越發勤謹，越發誠實，每天早晨上工，工人們都還沒有來，他早已獨個兒在工場中計劃一切了。到了傍晚，工人們都息了工回去了，他仍舊留在工場中檢點一切。

楊斯盛這樣耐勞耐苦地工作了數十年，到了他五十歲那年，已經積蓄了一筆很大的財產。

別的人有了一筆大財產，不是給自己享受，就是替子孫打算，或是保守着那些財產，一動也不肯動一動，一生一世做個守

故

事

財奴。可是，楊斯盛不是這樣的人，他爲了自己從小沒有讀過書，到了社會上，不知道挨了多少苦；因此，他就在自己住宅裏，創辦了一個廣明小學。一年以後，因爲成績很好，他又撥出銀圓十六萬，創辦了一個浦東中學和附屬小學。

楊斯盛雖早已離開了世界，可是，他所創辦的浦東中學，到現在還存在，造就的人才，也不知有多少！

二 划船夫葉澄衷

葉澄衷是浙江鎮海縣人。

他六歲就死了父親，只靠母親撫養着。九歲時候，母親曾經送他上學，但是，終於因爲家裏太窮，不久，就離開了學塾，跟他哥哥去種田。

十一歲的葉澄衷，又由一個親戚介紹，送他到一家油坊裏去做學徒。一連學習了三年，店主待他非常苛刻，他雖然多方忍受，到底挨受不了，於是，便離開了那家油坊，跟着幾個同鄉人，到上海來謀業。

接連在上海住了十多天，葉澄衷依舊找不到職業，他便划着一隻小船，在黃浦江裏做買賣——專門載着些日用品，向幾隻外國大輪船上兜攬生意。

那些外國人因為他十分誠實，都歡喜和他交易，所以，每天賺的錢，足夠他的生活了。

幾年以後，他居然有了點積蓄，便獨力開設一家小雜貨店，並且把母親迎接到上海來，一同居住。

這家雜貨店，規模很小，但是，他能夠省吃儉用，工作不怕

辛苦，因此，營業一天發達一天，店的基礎，也逐漸擴大，不久，竟在各大商埠，開設分店，並且創辦了幾所縑絲廠和火柴廠，不必說，他是已經成爲一個大財主了。

他有了錢，對於自己仍舊很儉樸，對於別人却一點也不吝嗇，尤其是在公益事業上，只要他能力所及，總是熱心的贊助。

在他臨死的前幾個月，還捐出基地二十五畝，白銀十萬兩，在上海創辦了一個中學。他死後，他的兒子又捐出十萬兩，建了一所很大的校舍，就是現在的澄衷中學。
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發行



中華文庫
第一集故 事 (全三冊)

◎ 第三冊定價國幣七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編者 呂伯攸

發行人 李虞杰
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上海澳門路八九號

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(一四〇四九)中

(4)

BC
46.8

(14049)